

这里曾是拔尖人才的“特区”，被誉为中国的“神童基地”。2013年是科大少院成立35周年，昔日的少年班如今又是怎样的呢？

“神童基地”中科大少年班今昔

曾今：幻想是国家使命

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，中国文革刚刚结束，百废待兴。在当时国家“早出人才、快出人才”的教育背景下，这帮最小不足12岁的孩子，被称为“知识荒原上的少年突击队”，成为国家宣传不可替代的标兵和榜样。宁铂、谢彦波、张亚勤、郭元林……每一个少年班的孩子都是传奇，“神童”是他们共同的标签。

科大少院首届学员之一，留校任教的王永对过去充满怀念又不失自嘲。他们是从各个省市被拔尖挑选出来的孩子，有着超强的使命感和自信。

当时的少院学生就有不少人是闻名遐迩的“神童”。学号为77001的宁铂，是全国公认的“第一神童”，2岁半时会背30多首毛泽东诗词；3岁时能数100个数；4岁学会400多个汉字；小学在家“乱翻”中医书，很快就会开药方；翻看围棋书，“一不小心”就拿到全省成年组比赛的第17名。

谢彦波入读时不足12岁，还是位少先队员，因为他根本就没有读中学，靠自学考进大学，多年来都被周边人称为“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”。

他们的身上，被寄托了前所未有的重望。邓小平说“少年班可以搞”，主管教育的国家副总理方毅曾多次前往科大看望少年班学员。

《人民日报》多次报道少年班，其中1978年3月20日的新闻《科技大学少年班的豪迈誓言：我们要跑步奔向祖国的未来》写道：“他们表示，我们这一代人任重道远，现在要……为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，加快做好准备，绝不辜负主席、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的期望”。那时，他们最大的也只有16岁。

如今：使命是脚踏实地

“那时候大家聊天吹牛，讲到最后一一定会有人提醒‘我们不能再聊了，要去学习了，否则以后给我们写传记的人该怎么写这段被浪费的时间？’”那时候，我们就狂妄到认定将来一定会有人给我们写传记。”当王永这么说话时，2009级少年班比他小30岁的学弟们忍不住哈哈大笑，一起笑成一团的，还有院长陈旸和班主任兰荣。

坐在会议室里，何淼、王武翟、陈章麒、郭晓天、杨洋5位“09少”看起来和校园里的其他大四毕业生没什么不同，甚至更“普通”。

他们一致表示，自己根本不是什么“神童”：“我们可能比别人聪明一点，但相比智商，脚踏实地刻苦学习更顶用。”

据另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学员表示，他和他的几个同学曾做过智商测试，大概在140多（注：普通人水平为100左右），“实在要说我们有什么优

势，可能考试前如果同样是‘抱佛脚’，我们复习3天，就能拿到70分；别人复习一周，可能还要挂科。但假如对方平时就很用功，考试还是能拿到90分！所以只靠小聪明的话，最终落败的还是我。”

院长陈旸强调：少年班学员不是神童，少院也没有强求他们个个都当科学家。

如今少院的培养目标是——“未来各个领域里的领军人才”。“同时我们也希望他们快乐学习和成长，并没有说一定要把他们培养成科学家、政治家，只是在大学期间给他们打好基础，至于他们未来志向有多大，由他们自己决定。如果把他们未来的发展比作盖楼房，我们是打造一个可以盖摩天大楼的地基，为他们以后的理想提供一个坚实的支撑。”陈旸说。

现在的少年班和过去的少年班相比，理念上有很大不同：过去是为了培养科学家，如果有学生跟老师说“不想当科学家”，老师会很不高兴。“但是现在如果有同学说‘不想成为一个科学家，想就业’，我会帮他出主意，让他根据自己兴趣去做事情。”陈旸说。

对此，学员们也表示，虽然骨子里还是想成为最优秀的人，“但那种英雄情结，不会像王永师兄那么强烈。”

在王永眼里，现在学校对少年班的态度更加理性和人性。“现在的少年班是‘以人为本，和谐社会’，不再是当年的‘早出人才，快出人才’。从统计学上讲，总有一群孩子天生‘早慧’，不见得智商比其他人高多少，但确实聪明的比较早，强迫他们待在中学听自己已经掌握的课，也是浪费时间。现在的少年班，是为了让这些早慧的孩子既能学到新知识，又能在一个同龄人的环境里成长、找到同龄的伙伴。

成长：适合他们最重要

聪明的孩子也要刻苦。陈旸说，一周学习60个小时“刚刚合格”。

这些神童付出的努力，外界并不十分清楚。陈旸认为，社会上对少年班学员的赞誉过于“慷慨”。羊城晚报记者随便在网络上用“科大少年班+神童”的关键词组合搜索了一下，“百度”找到相关结果约169000个；而“09少”年纪最小、12岁入读的广东考生龚民一人，就有相关结果约84100个！

过度的关注给了学员们无形的压力。一名学员称，他很不喜欢回老家过寒暑假，“一碰见亲戚朋友，人家就会调侃我，‘神童回来啦’！或者是‘什么时候拿诺贝尔奖’？”让他很尴尬，甚至有些气愤，“好像不拿第一就没脸回家”。

社会上对少年班的“神童化”赞誉，在陈旸眼里，是不折不扣的“捧

杀”，为了避免“捧杀”，科大甚至有一条“少年班学生在校期间学生以学为主，尽量不接受采访”的纪律。

“孩子真的经不起夸！在报纸上一写、电视台里一登，他们会真觉得自己是个人物，现在让羊城晚报采访，也是因为他们大四了，懂事了，而且马上就毕业了。过分的媒体曝光，对孩子成长极为不利。这会让小孩子产生惧怕感，‘我如果没考好，怎么对得起这些夸奖’？这使孩子不愿意去尝试，慢慢走下坡路。”陈旸强调。

王永也赞同陈旸的看法：“在‘78少’中，确实有些同学被媒体过度宣传，扛了一辈子的舆论‘十字架’。成了舆论名人。就会前所未有的害怕失败。”

“09”少中，15-16岁入读生约占90%以上，最小的12岁。相比同级生，他们要小2-3岁，虽然四年独立生活下来，在外表和生活能力上已经基本和普通生无甚差距，但刚刚进校的时候，依然免不了“成长的烦恼”。

少院党总支副书记兰荣兼任“09少”和“11少”的班主任。她说，少年班大一的时候特别难带。他们刚从高中过来，像压紧的弹簧突然被放开一样，学业总想偷懒，甚至沾上网瘾。但实际上，大学比中学的课业负担要重得多。大一上结束，不少人都会挂科。这时就要常常跟他们谈心，有些年纪小一点的，还处于少年逆反期，还要进行心理引导。

除了学业，生活上的麻烦也是兰荣要处理的问题。有时候晚上10点、11点手机还会响，学员们各种生病，扭伤、阑尾炎、骨折的什么都有，兰荣要从家里夜奔20多分钟车程回校“救火”。一些普通班不会发生的问题，在少年班学员那里也常常碰到，“找不到上课教室、不会去超市……都会来问我。直到大二，他们还是要比普通大学生叮嘱多一些，因为小孩子容易忘事。”

少年班学员的情商偏低，一直被社会诟病，对此陈旸的态度是：“情商低不仅是少年班学员有，独生子女都存在这个问题，学数学、物理（注：少年班学员的主要专业方向）的人，情商都高不到哪里去，但他们更有可能潜心于学术研究，也总能找到适合自己做的事情。”

对于一些可能被普通人认为是“不懂事”、“怪异”的同学，科大少院的态度是理解和宽容。科大少院曾有个学生对植物非常痴迷，在生物楼的顶层温室里培育了几百种植物，看到喜欢的人，就会送他一盆自己种的植物，高兴时抱住老师就亲一口，“我们觉得这一点问题都没有，他现在在西双版纳植物园做研究，很开心。”

（据《羊城晚报》）

中科大少年班35年 神童前程各不同



现状：多数高校撤销少年班

1978年3月8日，李政道、杨振宁等著名科学家建议，对天资优异、富有创造潜质的学生进行特殊教育。在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直接重视下，中国科大创建中国高校第一个少年班，首批21名智力超常少年被中科大破格录取。他们中年龄最小的11岁、最大的也才15岁。30多年来，科大少年班已毕业少年大学生1027人。

在中国科大创办“少年班”后，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、复旦大学等国内十二所重点高等院校曾试办少年班，后来因为各种原因先后取消少年班建制。

伴随着争论和关注，中国科大少年班坚持了30多年，成为我国现存办学时间最长的高校少年班。一些教育专家认为，中国科大少年班是中国对“超常少年”实行“超常教育”的“代表作”。

招生：高考初选与复试结合

1978年科大创办少年班时，曾突破高考直接破格录取超常少年；几年之后，少年班招生再次回归高考，要进少年班先要过高考。少年班选人究竟要不要高考。据介绍，少年班创办30多年来，中国科大根据智力超常少年的特点，探索了高考初选与少年班复试（面试+笔试+心理测试）相结合的科学合理的选材模式，探索了一条通识教育和因材施教相结合、专业教育与全面素质教育协调发展的培养模式，培养出一批最年轻的国内外著名学术机构的博士、教授，初步实现了少年班早出人才、出高质量人才的办学目标。

成绩：九成获博士硕士学位

在中科大公布的少年班毕业生跟踪调查结果显示：截至2008年，少年班共招收31期学生总计1220人，已毕业1027人，其中935人考取研究生，占91%。

科大少年班前16届毕业生（1983-1998年）共590人，64%获得博士学位，26.9%获得硕士学位。据不完全统计，他们中约20%选择学术研究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，其中有93人拥有国内教授、副教授职称和国外终身教职，许多人已成为国际顶尖科学家，一大批年轻有为的少年班毕业生在科学研究、IT、金融、制造等广泛领域崭露头角，并取得卓著成就。

（据《竞报》）